



多伦多市中心举行声援全球诉江大游行

【明慧网】据明慧网报道，到二零一五年八月六日为止，已超过十三万四千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向中国最高检察机关控告、起诉江泽民，敦促中国最高检察机关就江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追查。海外各地法轮功学员也展开了系列声援活动。

二零一五年八月八日，多伦多法轮功学员数百人在市中心举行声援全球诉江游行，队伍从市中心的克拉伦斯公园（Clarence Park）开始，到唐人街，然后向北到达大学街，再回转穿过唐人街，最后回到克拉伦斯公园。浩浩荡荡的队伍令

沿途中西方的观众纷纷拍照和了解真相，有华人观众表示“太好了，全球都起诉他（江泽民）了”，“是该把罪魁祸首送上审判台的时候了”；有西人观众表示“任何迫害人的刽子手都是要送上审判台的，越快越好”。

“是该把罪魁祸首送上审判台的时候了”

来自上海的李女士和十岁的孙子小关在观看游行，李女士读着横幅的字给孙子做介绍，她说：“你看那个牌，写着‘中共不等于中国’，说的非常对。太好了，全球都公审他（江泽民）了”

李女士对记者说：“我们到多伦多才两个月，我的邻居告诉我说今天

在唐人街有‘全球起诉江泽民’的大游行，我们就来了，真的很大的阵势啊。”这时孙子小关说：“奶奶，真太可惜了，我没带相机来拍照。我很想拍下来传到国内去。”李女士说：“你要这个记者阿姨给你图片。”小关记下记者的联系方式，高兴的说：“谢谢阿姨。”

李女士看着游行不停的在擦眼泪，她说：“迫害这么多年了，是该把罪魁祸首送上审判台的时候了。我认识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很好的人啊，他们受的迫害太残忍了。没想到在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做的这么好，真好，真好，我今天看到了，我为他们感到高兴。”

“任何迫害人的刽子手都是要送上审判台的”

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的 Wendy & Dr Paul Leung 夫妻俩，他们看到游行队伍的阵势非常惊讶，跟几位法轮功学员交谈后，她说：“我们之前就了解法轮功，也知道法轮功在中国的情况，我们是来多伦多参加一个国际交流会，经过这里时听到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就过来了，听了几位法轮功学员的介绍后，知道是支援‘全球起诉江泽民’的游行。这样的游行非常好，鼓励更多的人站出来控告江泽民，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做了什么，一起来把他送上历史的审判台，任何迫害人的刽子手都是要送上审判台的。”◇

骚扰“诉江”者明白了真相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八月三日，安徽省某镇综合办公室主任到一位大法弟子家，问了一连串问题：诉江泽民的材料是不是本人写的？有什么目的？为什么要写？是不是有组织的等问题？大法弟子向其讲真相。最后他表示明白了：共产党是邪恶的，是要解体的，天灭中共是必然。

从七月三十一日，山东烟台市有警察陆续到法轮功学员家里问“诉江”的情况，大体上是问是不是还炼法轮功？控告江泽民了吗？在哪发的？谁帮助的打印的、邮寄的，等等。对于不该回答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们一律拒绝答，不配合，都没有填表，也没

有签字。警察也没有难为法轮功学员，还说：不想说的可以不说。有的警察听了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后，同意三退。

八月六日下午，河北省石家庄某居委会一工作人员找到辖区一法轮功学员，问她是否寄了起诉江泽民的信，想核实一下。法轮功学员回答说：是寄起诉江泽民的控告状了。然后把控告状内容大致叙述一遍，还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大法在海外洪传真相，告诉他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为的是百姓好，叫他不要仇视佛法。后来那名工作人员客气地走了。◇

全家遭迫害 丈夫冤死 涿州张春芳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现年六十岁的农妇张春芳，家住河北省涿州市双塔区永乐村，她与丈夫李恒、二女儿李美荣、儿子李占锋、儿媳方静均修炼法轮功。在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他们都多次被绑架，被关押、囚洗脑班，张春芳与丈夫、儿子被非法劳教，丈夫李恒于二零零五年被迫害致死。

日前，张春芳与女儿、儿子、儿媳分别向最高检察院邮寄《刑事控告状》，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将其绳之以法。

以下是张春芳叙述一家人遭迫害的部分事实：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我们全家走入了大法修炼，修大法使我们全家身心健康，家庭和睦，道德回升，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我们一家人均遭严重迫害。我们多次遭非法抄家、绑架、关押。丈夫被迫害致死，我本人被非法拘留四次、非法劳教三次、被劫持到洗脑班一次。二女儿李美荣被绑架四次，其中三次被关洗脑班。儿子李占锋曾被非法关押三个月、非法劳教两年（因体检不合格被放回）。儿媳方静被非法拘留两次、关洗脑两次。

两孩子被残暴对待

二零零一年四月一天的晚上河北省涿州市公安局警察谢玉宝、李小友、等多名警察闯入我家，进行非法抄家，从我家中抄走很多大法书籍，我师父讲法录像带，还有师父法像，丈夫李恒和我成功走脱，被迫流离失所。警察将二女儿李美荣（当时十九岁）、儿子李占锋（那年十六岁）连夜绑架到涿州市公安局，将两个孩子用手铐铐在管床上，一夜不让睡觉。警察非法庭审二女儿时，将她两手背铐在椅子上，警察李小友扇二女儿耳光，将她脸打出血。第二天将我二女儿关押到涿州市南马洗脑班。儿子被放回。

丈夫被迫害致死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和丈夫李恒在租房处被北京石景山派出所绑架，被非法关押石景山拘留所。我绝食反迫害，八天后被警察强行灌食、拉到医院输液。丈夫拒绝说出自己的姓名、地址，遭到石景山派出所警察暴力殴打，警察用橡胶棒打他的脚趾，还将点燃的烟卷插入李恒的两个鼻孔，李恒被殴打的无法正常行走，浑身多处内伤。

我们夫妻在石景山拘留所被非法关押大概一个月后，又被转押回涿州市看守所。在那里我遭到殴打、强行输液、灌食，被折磨得生活不能自理，上厕所都要别人帮忙。丈夫也遭到警察和犯人的残暴殴打。

在涿州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三个月后，我被非法劳教一年，丈夫被非法劳教三年。两人都被非法关押在保定劳教所。在劳教所，我遭到不让睡觉，超负荷体力劳动，身体和精神上巨大伤害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丈夫李恒在劳教所遭受到各种肉体摧残，如抱头蹲三天三夜，不让睡觉，长期干超体力的劳动等，李恒被迫害得血压高达二百二十，被迫害出脑血栓，身体不听使唤，劳教所强行给李恒灌输不明药物。后来丈夫保外就医，但回家后不久便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就是这样，劳教所人员还上门骚扰、恐吓，导致丈夫李恒于二零零五年五月含冤离世。

一再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五日，涿州市双塔区派出所数名警察以“回访”为名闯入我家中，非法搜查；第二天，涿州国保大队出动二十多名警察，数名警察将我按倒在地，抓住我的头发强行把我抬到警车上，非法将我绑架到涿州市派出所，在派出所非法关押我一天后，又从派出所转到拘留所，在拘留所非法拘留我十五天后又将我转入涿州看守所非法关押，于同年十一月十五日被非法劳教一年，送往石家庄市女子劳教所，因体检不合格没被送进去，就这样他们还是不放我回家，双塔派出所警察勒索家人一千五

百元钱后，才将我放回。

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二日晚八点多钟，河北省涿州市双塔派出所六七名警察闯入我家中进行强行抄家，后又将我绑架到涿州市双塔派出所拘禁我一夜，第二天就将我关押到河北省石家庄市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里，警察强行让我站着，手抱头，不让我睡觉，熬了我一天一宿，做超强度的奴工，警察指使普教对我威胁恐吓，我不填写污蔑大法的表格，劳教所警察给我延期关押，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劳教期满后，延期一个月才放我回家。

三儿女分别遭劳教、洗脑迫害

二零零八年七月，儿子李占锋、儿媳方静在外出途中被涿州市双塔派出所跟踪的警察绑架，后李占锋被非法关押在涿州市看守所，方静因检查出怀孕被非法关押在涿州市松林店洗脑班，几天后双塔派出所数名警察伙同双塔办事处等人强行闯入我家中，将我和二女儿李美荣强行绑架到涿州市松林店洗脑班非法关押，二零零八年我和二女儿、儿媳、在洗脑班被非法关押了将近三个月，儿子李占锋在看守所非法关押三个月后，被非法劳教三年，关押在保定劳教所，送去的时候劳教所就拒收，但杨玉刚强行送进去，大概十五天左右，涿州警察勒索我大女儿1500元后将我儿子放回。

一家人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晚八点左右，河北省涿州市双塔派出所约五六名警察闯入我家，不由分说乱翻乱找，抢走打印机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晚会光盘等私人物品，还让我第二天去派出所说清楚，我没去。由于他们的骚扰，我们一家被迫流离失所。

16年来给我和我的家人身心带来的巨大痛苦是正常人无法体会的。丈夫是个正直善良的好人，就因为信仰真、善、忍被非法关押，人间的公平正义在哪里？◇